

烟雨小镇正清明

廖华玲

人间四月天，家乡的小镇虽不在江南，但也烟雨如梦，如同一幅水墨画，雅韵于纸上，恬静于心头。隔世的烟，洗尘的雨，小桥、流水、人家，还有那石板路好像都披上了一件缥缈的薄纱，却丝毫掩盖不住小镇散发出的古韵与诗意，令人魂牵梦绕。

然而，如今家乡的小镇却回不去了，那儿早已没有容身的家，也没有什么可以走访的亲友了。可是那薄雾蒙蒙、细雨霏霏的家乡，那远山如黛、近水含烟的小镇，我又不得不回去，因为小镇的青山之上还安睡着先人们的灵魂。一年几多思，烟雨小镇正清明。

清明，历来为小镇人所看重，尤其是父辈。小镇人过清明的所有民俗仪式，都在一种悄无声息的秩序中进行着。早在清明节前十几天，人们就在计算着日子，联络着亲友，安排着行

程。或许有一天夜里，梦见了先人的音容笑貌，于是说：“他们都在那边念叨着了，该去添添土，祭祭坟了。”

每年清明，一滴泪的沉重压在我心中，柳枝是缠绵的乡愁，也是烟雨中的惆怅。记忆中，家乡小镇的清明总是在丝丝细雨中来临，雨洒落在坚硬的青石板街面上，无声无息，使人思绪万千，忆起一段黯然伤神的往事，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意境。扛一把锄头，提一个装有祭品的竹篮，揣一颗思念的心，老老少少一大群人就去山上的坟地祭拜了。纷纷细雨，“山色空蒙雨亦奇”，山路边的杏花被一阵杨柳风吹上了天，花落也成雨，柳茂更似烟，烟雨清明寄深情。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小镇人的清明祭品不如城里人那般雅致，有山上采来的野花，还

有些酒、肉、米、茶、蛋等食品，自然也少不了祭品。拔净一片乱草，培上几把新土，摆下几杯冷酒，风雨愁人，杂草含烟，竟无言以对，唯有心底默默地哀思。三炷清香，烟雾缭绕，泪湿衣衫的人们叩拜在坟头，时时的爆竹声把小镇的寂静一次次地撕破。逝者长已矣，但小镇的清明之境，可以让他们静静地躺在泥土中，不再有痛苦与悲伤，不再理会尘世的恩怨情仇，灵魂得到安息。

一声春雷在小镇上空响起，惊醒了世间万物，为何不能唤醒沉睡的祖先们？或许，一层土的距离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咫尺已是天涯！借一支柳笛，在雨中为你吹奏思念之曲，泪水随着清明的烟雨一起浸入黄土，我们的爱一往情深……

清明时节，小镇飘荡着清明艾粑

的香气，古朴沧桑的青石板路上行人匆匆。既祭奠先祖，也踏青赏春，“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雨后的古镇，无处不清明，视野亮了，心也在明媚春光中敞亮开来。在小镇通往山林的小径上，间或能碰上三五成群、扶老携幼的扫墓踏青人，熟悉的，闲聊几句；陌生的，会心一笑，从彼此的喘气声中擦身而过。行至疲乏时，择一处光洁的石岩席地而坐，小憩片刻。这时，一缕从大山深处拂来的清风，带着春天的气息，挟着麦苗的鲜润，裹着油菜花的芳香，诱人一次次深深地呼吸，这份清明的春意便浸入身体，融进血液，荡涤全身。

家乡的小镇，雨后的清明，有爱，有情，爱与情蔓延成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少了世俗，多了虔诚；没有断魂，只有思念，几度清明长相忆。

写意清明

李晋

步入陵园的脚步是轻的
小雨淋湿的早晨，鸟啼照样响起
祭祀的步骤未曾打乱

墓碑上的每个字，深刻而有力度
烧起一片片纸钱
看熟悉的姓名在烟雾中跳跃
看纸灰像蝴蝶般在风中漫舞
远去的记忆被徐徐打开
泪是那么滚烫
泪光是那么晶亮

感恩和怀念
早已深入身心的每一寸肌理
命运百转千折
不堪一击的情感呵
其实坚如磐石
因为传承了沉重的爱

置身在暖春的怀抱
我们重蹈这样的仪式
我们更需要铭记
记住亲情缠绕的时光
记住岁月里的鸟语花香

致海子

淡然从容

桃花败了
樱花落了
梨花那白色诗句刺痛了无数仰望
天空的
眼眸

河滩上仍显枯萎的那片芦苇
正与鸟儿诉说着它的沉寂和勃发

如同三十四年来依然被念及的那
副铁轨
把痛恨不舍和快乐念想娓娓道来

涛声远去谁梦之星空
那个面朝大海的人啊
一定还在等着
春暖花开

天堂里的父亲，你还认识我吗

周文治

父亲 二十年前那个傍晚
你我在人间走散
你让儿终生愧疚 每每以泪洗面

父亲 你我总是默默相对
惹得母亲抱怨：想儿归盼儿回
见了面却啥也不说？
你只一句：工作忙啊 赶紧走吧！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 父子的爱
常常不需要语言

记得那次下乡 路过家门时匆匆
一见
多想和你说上几句话啊
病中的你毫无表情地只看了我一眼
像是你要把沉默坚持到底

父亲啊 我还没有来得及
说一声感谢 却永远见不到你了

唯有一次次在他的父亲节里
诉说这一生的遗憾
母亲说你幸福去了
我多想告诉你 母亲如今也追寻
你而去
你们可曾相见？

父亲啊 多少次我在盼望我们梦
里相遇
但又怕你找不到 儿子的小城
也上不了五楼的家
二十年了 我也日渐苍老
即使相遇 你还认得不孝的儿子？

父亲 年年清明
跪在你和母亲的坟前
我唯一的心愿是 哪一天
我若追随你们而来
就葬在你们身边 永远陪着你们

清明

陕南瘦竹

三两场春雨
把清明下得落英缤纷
湿漉漉的怀念
草色青青
这一天
我们带着素淡
采摘的新茶

苦涩中溢出浓烈的清香
像是双亲不变的叮咛：
珍重自己
好好生活
胜过千万次
对亡者的祭奠

故

杨员外

站在庭院上
心抖了抖
风吹过，三角梅抖了抖

抖得最厉害的是一只小鸟
它隐秘在花间，像摇晃的故事

其次是种花的人，他在去年
回归山林

我的母亲，和她的竹椅子，摆在屋
檐下
一年到头，从来没有挪动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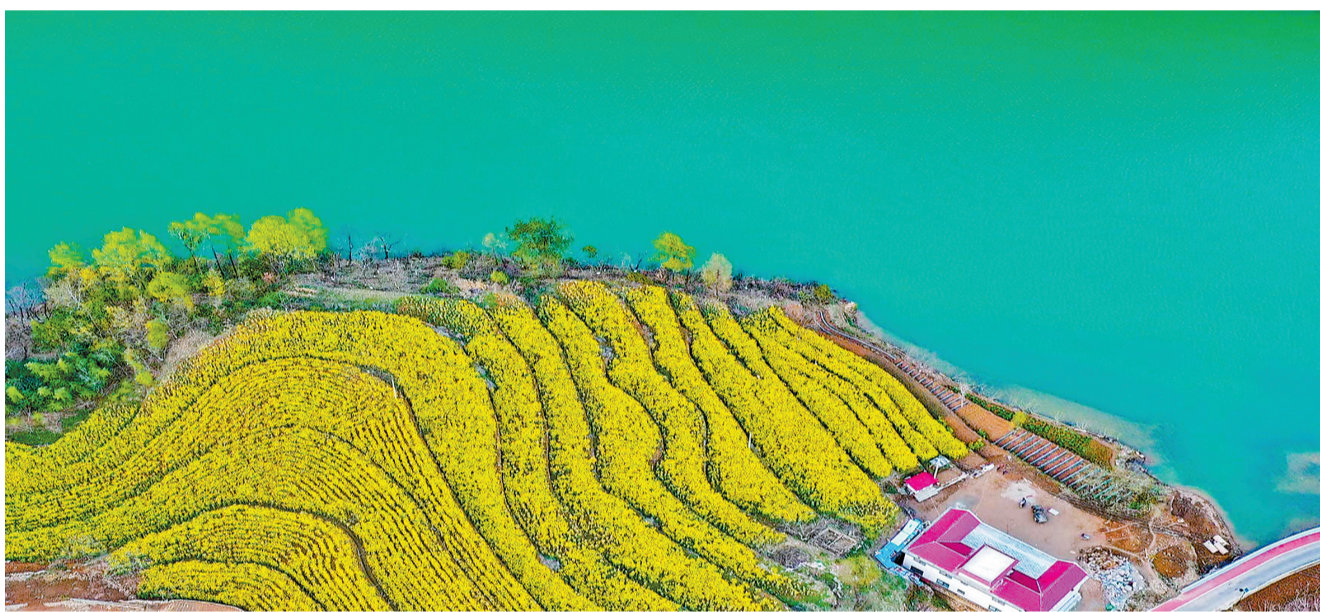
如今，她要戴着老花镜
才能看清门前走过的每一个人

她大声的招呼声，等同于朗读

商洛山

(总第2434期)

刊头摄影 倪方海



心若清明 人生永恒

王军贤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在风清气正的仲春时分，我们迎来了一个不忍触碰的时节——清明节。这是一个扫墓祭祖的肃穆日子，也是人们亲近自然、踏青游玩、享受春天乐趣的节日。

一边是春树繁花生生不息，一边是祭扫思亲哀怨彷徨——清明节意蕴深厚，它把中国二十四节气和传统节日合二为一，把生与死相提并论，安放着每一个人精神的故乡。

清明节，人们的习俗丰富多样，踏青、赏花、放风筝……但祭扫永远是最重要的内容。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返

乡祭祖，在人声鼎沸的城市，有太多远在他乡的人，只能在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遥望故乡的方向，冥想亲人们的音容笑貌，在心里默默祈祷。

人生如梦，须臾而已。谁能料定，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谁能有足够的从容，不悲不喜心静如水，去完成一场最后的相送？

有一种情感，让我们手相携，身相依，心相连。哪怕与逝去的人阴阳相隔，心灵深处的思念，永远都不会断线。

这个特殊的节日，在提醒我们，要珍惜那些和你有关联的人，要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光，要珍惜生命中那些

难得的相遇和缘分。

我们未曾珍惜的，已不再拥有。“逝去的亲人是永远的留念，一切都像昨天一样，在我脑海里浮现。”想起与故人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间，我常常会泪流满面。

人在年少气盛时，总觉得人生的旅途漫漫，总觉得未来的日子还长。可是，当发生了一些变故，等忽然明白过来时，有些人已经带着记忆走远了，彼此说好的再见，都成了再也不能见。

四季更迭循环，尘世时光流转。所有的经历，在时间面前，只能是沧海一粟。在一个人有限的生命里，一

些人来过又离开，真切又虚幻。直到最后，除了暗淡的记忆，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

一缕风，一树花，一滴雨，生死、别离、相思、珍惜，这些意象和情愫，在清明时节，有了更加特殊的意义。只有明白了生命的价值与脆弱，我们才能在烟火日常的日子里，体验到幸福的意味。

逝者已逝，生者如斯。人活一世，酸甜苦辣都得品尝，悲欢离合都要经历，生死离别必须见证。看开当下，心向美好，便可重获新生。万物皆会逝去，唯有爱会化作永恒。

先辈墓前

谭建山

清明前夕，先辈们的简朴墓碑立起来了。那天，是一个暖阳普照的日子。我们这些晚辈齐聚老家，来到先辈墓前，深切缅怀，寄托哀思。

一座座墓碑坐落在屋后的山坡，门前的山脚。来到墓前，敬香、献祭、磕头，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在世时的点点滴滴。

奶奶那双慈爱严厉的目光，尤其让我难忘。弟妹中，我是老大，自然深得奶奶疼爱。小时候，我最喜欢钻进她温暖的怀抱，在她轻轻抚摸中，进入甜甜的梦乡。一躺进奶奶怀里，我就感到安稳踏实。上小学了，每天早上奶奶送我上学。快放学了，她站在门口，迎接我回来。考上初中，我要到离家五里外的学校上学。早上要起

早，特别到了冬天，天麻麻亮就得起来做饭。我烧火，她给搅糊汤，看我吃完，又送我走到寒风刺骨的路上。

奶奶目光严厉的时候，让我感到害怕。小时候，我要是骂了人，她说：“再骂人，我就要打嘴哩。”要是我把碗里的饭没吃干净，她的目光立刻严厉起来：“作孽，作孽，糟蹋粮食要遭雷打的。”

有年早春中午，我们刚端起饭碗，一个衣衫破烂、夹着双拐的讨饭老头来到门上。奶奶二话没说，舀了一大碗递到老头手中。临走，她从木柜里舀出一碗苞谷要打发老头。我抱住她的腿，不住恳求：“别，别给他。柜里的苞谷都不多了，留下我们炒苞谷花吃吧。”

奶奶沉着脸，瞪着我：“小娃子晓得个啥，给要饭的打发点是积德行善呀！”说着，就把苞谷倒进了老头的口袋。长大后，我才知道奶奶年轻时也曾要过饭，靠一个好心人的救济才活了下来。她这是在报恩哩！

奶奶一辈子心慈面善。待人如此，待家养的牲畜也不例外。她宁可

少吃几口，也要留点饭食倒入槽中，让猪吃饱肚子。有年冬天，家里准备卖猪。卖猪前几天，煮了一锅红薯和萝卜，她把食端到槽前，望着猪喃喃自语：“你来家里快两年了，没吃几顿像样的食，看你瘦的，今儿就多多吃一点儿。”说着，她转身揩拭着眼泪。我见了，觉得好笑：“奶奶，猪又不是人，它咋能听懂你的话。”她一边给槽里添食，一边说：“你不懂得，人畜一般呀！”

沿着蜿蜒的山道攀爬，我们上到了后坡。这件，长眠着我的祖父。肃立墓前，一件件往事浮上了心间。

祖父热爱生活，乐观豁达。他会吹笛子，闲暇时候，总喜欢吹上几曲。一曲曲悠扬的笛声，给寂寞的山村增添了生机。

祖父常鼓励我多读书，我童年看的第一本连环画就是祖父给的。那天，我到他的房间，他问我想不想看书，我连连点头：“想，想看呀！”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红岩》连环画。我如获至宝，连忙看了起来。书中有图画有